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五

詳校官中書_臣羅錦森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_臣黃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四

宋 王欽若等撰

將帥部

赴援

兵者所以拯衰弱過強暴本於仁義濟以威武者也至若同盟相恤善鄰為寶救災而赴其急哀敗而圖其存蓋春秋之善志也若夫締構之始艱虞之會豪傑競起雄雌未分干戈日尋急難必赴其或勤王之舉戮力而

同濟至乃專征之重整旅而相應咸能釋其倒懸之望
援其累卵之危摧猛敵以遏寇虐驅黠虜以寧疆場戎
昭克振戰功以成斯古人所謂輔車之形犄角之勢腹
背為助表裏胥協畏簡書而一志力可以決勝者哉

卻克晉大夫也魯成公二年春齊侯伐魯北鄙夏四月

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
衛地

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
救魯衛賊宣叔逆晉軍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

地

孟獻子魯大夫也成公十八年十一月楚子重伐宋宋
華元如晉告急晉士魴來乞師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
杙謀救宋也

陳成子齊大夫也魯哀公二十七年晉伐鄭次于桐丘
鄭駟弘請救於齊成子乃救鄭及留舒

齊地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
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

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無忌用侯嬴計竊晉鄙兵符及朱亥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下令軍中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宋義楚懷王時為上將秦將王離圍趙趙數請救懷王以義及次將項羽末將范增北救趙

田都齊將也秦二世三年十月秦將章邯圍趙於鉅鹿都從項羽共救趙

田安齊王建之孫也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從項羽救趙漢韓信為大將軍既定趙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楚數使竒兵渡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

後漢鄭衆明帝時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牽招明帝時為鴈門太守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為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為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檄到豫軍踴躍又遺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

耿恭為戊己校尉北匈奴圍恭於疏勒城闕寵於柳中城章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

謁者王蒙皇甫撥發張掖酒泉燉煌三郡及鄯善兵合
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
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馳驢馬牛羊三萬七
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
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燉煌迎兵士寒服羌因
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
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
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

金史卷之四十一
卷之百十四
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

耿夔安帝建光中為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

蓋勳為漢長史靈帝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涼州刺史左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

曾孔常俱屯河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勲怒曰昔
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
等懼而從之勲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
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
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

呂布為徐州刺史遣先主屯小沛時袁術遣將紀靈等
步騎二萬攻先主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
殺玄德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彼則北連太山

諸將吾為在術園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之霸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霸等霸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請霸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飲會然後各罷

劉表漢末為荊州牧時曹公征張繡荀攸言於曹公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遠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曹公不從遂進軍至穰繡戰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矣

袁術初為左將軍術求婚於呂布布不從術怒之及曹公圍布於下邳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當自敗何為復來相聞耶汜楷曰明上今不救

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為明上術
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
以絲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曹公守兵
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李通為振威將軍曹公討張繡劉表遣兵助繡曹公軍
不利通將兵夜詣曹公曹公得以復戰通為先登大破
繡軍

吳周瑜大帝時為前部大督敗曹公於赤壁曹公留曹

仁守江陵城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
兵未交鋒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
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
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岍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
會流矢中右脇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
瑜乃自興按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繇是遂退

諸葛瑾為左將軍督公安時魏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
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弘緩推

道
理
任
計
畫
無
應
卒
倚
伏
之
術
兵
久
不
解
大
帝
以
此
望
之
及
春
水
生
潘
璋
等
作
水
城
於
上
流
瑾
進
攻
浮
橋
真
等
退
走
雖
無
大
勲
亦
以
全
師
保
境
為
功

魏胡質太祖時為荊州刺史振威將軍吳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為賊盛不可追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

夏侯儒為征南將軍吳將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修

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
導從去然六七里翱翔而還使修等遙見之數數如是
月餘司馬宣王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謂儒為怯或以為
曉以少疑衆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為太僕

張既為雍州刺史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
雍州司馬文帝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為刺史張
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酒泉黃華西平麴演各逐故
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為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

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

賈逵為建威將軍太和二年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詔
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
東關大司馬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逵至五將山
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逵與休合進逵度
賊並軍皖城休深入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
百里知休戰敗吳大帝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
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

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
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
若待後軍賊已斷險雖兵多何益乃無道進軍多設旗
鼓為疑兵賊見遠軍遂退遠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
乃振

陳泰齊王嘉平中為征西將軍都督雍梁諸軍事雍州
刺史王經與蜀將姜維戰大敗還保狄道城維乘勝圍
狄道泰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與維交戰維退

城中將士得出初秦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
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
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
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
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昔諸葛亮嘗有此志卒亦
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
為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

朱異為前部督廢帝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歸命六月

使文欽唐咨金端等步騎二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孫綝率衆救壽春次于鑊里異至自夏口綝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

晉安平獻王孚初仕魏為太尉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新城鎮東都督毋丘儉與文欽禦之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

丁紹為廣平太守南陽王模為中郎將鎮鄴惠帝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權郝昌等攻鄴模左

右謀應之紹率衆救模范陽王旭又遣兗州刺史荀晞

援之藩等散走

又云紹初為廣平太守及臨漳被圍而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

全模感紹恩生為立碑

王浚懷帝永嘉中為大司馬石勒陷襄城遂至宛浚遣鮮卑文鴛帥騎救宛勒退

陳川為蓬陂塢主元帝時祖逖以奮威將軍北討屯兵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

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逖討諸屯塢未附者

李矩為冠軍將軍令趙固守雒後數月劉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岍分遣雅生攻趙

固於雒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雒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為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敗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船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步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

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

毛寶明帝時為廬江太守祖約遣祖煥桓撫襲湓口陶侃使寶拒之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為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為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

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

朱序孝武時為征虜將軍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鎮襄陽東羌校尉竇衝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釗勳散走

桓豁為荊州刺史符堅將王猛楊安攻南鄉豁救之師次新野而猛安退

郝恢為雍州刺史鎮襄陽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為河南太守戍雒陽姚萇遣其子畧攻湖城及上雒又使其將楊佛嵩圍雒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雒陽梁州刺史王正胤率衆出子午谷以為聲援畧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

石元良為西安太守時呂纂討郭廩纂大敗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擊廩軍破之遂入于姑臧

宋申恬文帝元嘉中為通直散騎時魏軍南寇青州遣

怙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
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垣護之還援怙等仍傍南
山得入賊朝來脅城日晚輒退城內乃出車北門外環
塹為營欲挑戰賊不敢逼停五日東過抄畧清河郡從
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閭閉城拒守保全二千
餘家虜退以怙為寧朔將軍山陽太守

垣護之為宣威將軍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
滑臺護之以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

二十里及魏軍救至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艘連以鐵鎖三重斷河欲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軍不能禁止失一舸餘舸並全

南齊崔慧景為輔國將軍南郡內史太祖建元元年元魏南侵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為司州聲援蕭宏為太子舍人時蕭懿鎮梁州為魏所圍明帝給宏精兵千人遣為援未至魏軍退

梁曹景宗為右衛將軍天監五年魏中山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景宗率衆赴援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六年春大破魏軍

安成康王秀天監七年為荊州刺史號安西將軍是歲魏懸瓠城民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悅引司州刺史馬僊理時理往荊州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而為援援貴急速待勅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

始興忠武王憺天監九年為鎮西將軍益州刺史時魏

襲巴南西園南安太守垣季珪堅固守憺遣軍救之魏人退軍所收器械甚衆

蘭欽為南梁南北秦沙四州都督移衡州刺史未及赴職魏遣都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瑤請救欽率所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城斬首三千餘紹獻奔追入斜谷斬獲畧盡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請結鄰好詔加散騎常侍進號仁威將軍增封五百戶仍

令赴職

裴之高為雄信將軍侯景之亂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
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于張公洲柳仲禮
至橫江之高遣船舸二百餘艘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
會青塘立營據建興苑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
範西上稍至新蔡衆將一萬未有所屬元帝遣蕭惠正
召之以為侍中護軍將軍

陳黃法氈為信武將軍高州刺史高祖永定二年王琳
遣李孝欽樊猛余孝頊攻周迪且謀取法氈法氈率兵

援迪擒孝頊等三將

熊曇朗為宜新豫章太守時王琳遣李孝欽余孝頊於臨川攻周迪曇朗率所領赴援

陸子隆為明威將軍廬陵太守周迪引陳寶應復出臨川子隆隨都督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子隆隨昭達踰東興嶺討寶應軍至建安以子隆監郡寶應據建安之潮際以拒官軍子隆與昭達各據一營昭達先與賊戰不利亡其鼓角子隆聞之率兵來救大破賊徒盡獲昭達

所亡羽儀甲仗

後魏許謙初為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率眾來援審進稽遲道武命謙為書以遺佛嵩曰夫仗順以剪逆乘義而攻昧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無道侵我疆場師老兵疲誅亡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尅赴將軍據方名之任總羆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今此一舉役不載駕千載之勲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

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道
武大悅賜諡爵關內侯

來大千為常侍從太武討赫連昌共長孫道生與賊交
戰道生馬倒為賊所擊大千馳救賊衆散走大千扶道
生上馬遂得免尋遷征北大將軍

尉元為冠軍將軍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獻文
以元為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
公孔伯恭赴之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都屯

于下碓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率五千守輜重於
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三千據呂梁散騎郎張弘
領卒二千守茱萸督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
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粲等與
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內外然後
元入彭城

孔伯恭為散騎常侍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
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上表請援高祖進伯恭

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軍次下邳賊將周覲聞伯恭等攻而克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

慕容白曜為征南大將軍宋遣其將吳禧公率眾數萬欲寇彭城尉元表請濟師獻文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禧公退白曜因停瑕丘奚康生為中堅將軍時南齊將裴叔業率眾圍渦陽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術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啟告孝文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

大破之

傳永為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宣武景明初齊將陳伯之
侵逼壽春沿淮為寇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術同鎮
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為憂詔
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先援永總勒士卒水
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千餘里牽船
上汝南岬以水牛挽之直南趣陰下船便渡適上南岬
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勰術聞

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永上總謂永曰比望已久恐雒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總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總並勢以擊伯之頻有尅捷

宇文福景明中為太僕少卿梁將寇邊假節征虜將軍領兵出三關討之又詔福行豫州事與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共相影援綏遏蠻楚

張普惠孝明時為尚書左丞時梁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揚州刺史長孫雉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梁人率衆攻逼詔普惠為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同赴援之軍始渡淮而封壽已棄城單馬而退軍罷還朝

辛纂為諫議大夫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時梁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率衆赴援至便破之義宗等以其勁速不敢復進於是海內多虞京師更無繼援唯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場

淳于誕為羽林監梁將張齊攻圍益州詔誕為統軍與
刺史傅豎眼赴援事寧還朝

崔孝芬為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尚書為徐兗行臺莊
帝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遠引梁兵圍逼兗州
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
東道行臺大都督刁宣馳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接至便
圍之侃突圍奔梁餘悉平定

北齊司馬子如為高祖大行臺郎中葛榮之亂相州孤

危爾朱榮遣子如間行入鄴助加防守

叱列平為開府陳人攻圍廣陵詔平統河南諸軍赴援
陳人退乃還

後周韋祐字法保初仕魏孝武為右將軍及廣寧刺史
李長壽被侯景所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
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雒州刺史配
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
法保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虎

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為國殞身亦無所恨也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法保法保命所部為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合兵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太祖遣法保與延孫率衆入朝賞勞甚厚

崔猷閔帝時為梁州都督時利州刺史崔士謙被寇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為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

趙昶為武州刺史明帝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破廣化郡攻沒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修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修城郡守杜杲等請昶為援遣使報杲為周貢黨樊復興等知昶將至解修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泥陽川而還

扶猛為羅州刺史武成時陳將侯瑱等逼湘州猛從賀若敦赴救除武州刺史後隨敦自拔還復為羅州刺史

王軌高祖時為上大將軍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
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
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
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
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
以斃之明徹知之大懼乃破堰而退冀乘決水之勢以
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濶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
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感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

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
並被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

李遷哲天和三年為大將軍率兵鎮襄陽陳將章昭達
攻逼江陵梁王蕭歸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
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
稍相及遷哲新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
兵助之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州寧朔堤引水灌城城
中驚擾遷哲乃先塞止北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頗有斬

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內焚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于城西堞以梯登城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閘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

隋季徹高祖時為衛王長史與李元討突厥沙本畧畧遂降以功加上大將軍未幾沙本畧又為阿拔所侵上

疏請援以徹為行軍總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拔聞而遁去及軍還復領行軍總管屯平涼以備外寇封安道郡公

衛玄為刑部尚書煬帝幸遼東玄與代王留守京師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崱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汭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此計豎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

谷卒如所量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
感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邨會宇文述來護
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
監門直閤龐玉先鋒追之及于閩鄉與宇文述等合擊
破之

張須陁大業中為齊郡丞時賊帥秦弘郭方預等合軍
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
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

備擊之大破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

唐劉弘基為右驍衛大將軍高祖武德二年五月王世克侵西濟州遣弘基援之

契苾何力為左領軍將軍太宗貞觀中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鈞同征吐谷渾軍次赤水川萬鈞率騎先行為賊所攻兄弟皆中鎗墜馬徒步而鬪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鈞兄弟繇是獲免

高賢為安西都護行軍總管高宗龍朔中率軍救援于
闐

李勣為司空乾封中伐高麗裨將郭待封以水軍別道
赴平壤城又遣別帥馮師本齎軍糧舟行以為之援師
本中路船破失期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
不至乘危迫之乃作離合詩以遺勣勣不達其意怒曰
軍機急切何用詩為必斬以徇行軍管記通事舍人元
萬頃白勣曰此離合文也勣始悟即日遣偏軍持糧仗

以援之待封遂濟海

王方翼為安西都護永隆中突厥車鼻反叛圍弓月城
方翼引兵救之至伊麗河而賊衆來拒縱擊大破之斬
首千餘級

崔光遠為河南節度使肅宗乾元元年冬司徒郭子儀
與賊戰於汲郡光遠以千人渡河援之

李晟為都知兵馬使代宗大厯五年涇原節度使馬璘
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於亂

兵後德宗即位吐蕃寇劍南時節度使崔寧在京師三川皆恐詔晟將神策軍五百救援晟乃踰漏天攻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河獲虜首千餘級虜乃引去張孝忠為易定節度時朱滔侵逼詔神策行營兵馬使李晟中官竇文瑒以衆援之孝忠與晟戮力同心竟全易定二州

李納為淄青節度使建中四年李希烈攻圍陳州納遣大將軍李克信李欽遙將兵救之與諸軍奮擊大破之

因解陳州之圍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

李觀為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貞元初平涼之會渾瑊既無戎備觀伺知狡謀潛擇精兵五千要伏險道及瑊遁歸賴觀游軍及李元諒之師表裏以免

王鐔為河東節度使憲宗元和九年振武軍衆逐節度使李進賢以張煦代之鐔遣兵五千會煦於善羊柵謀入煦也

李光顏為忠武軍節度使元和十二年討淮西時裴度

計築赫連城於涇口未畢後度帥賓從往觀之導騎將
及城門左右曰板築五溝言未訖賊已突來哮虓爭進
城震壞者十餘板注弩挺刃勢將及度賴光顏決戰於
前以却之時光顏先慮其來使田布以騎二百伏於溝
中出賊不意交擊之方得入城布又先扼其溝歸路賊
多棄騎越溝相牽墜壓而死者千餘人是日非光顏之
救度幾陷

李聽為滑州節度使文宗太和三年討滄州李同捷魏

博行營都將卍志紹潛結滄鎮回軍攻魏博節度使史
憲誠以急上聞詔聽以兵援之遂大破志紹志紹奔鎮
州聽遂凱還

田布弘正之子統魏之偏師會諸軍討淮西裴度嘗觀
諸軍城沱口賊將董重質領驍騎突至度甚危蹙布領
騎三百馳救之俄而諸軍繼至獲免

李繼密知興元軍府事昭宗景福二年正月鳳翔李茂
貞奏以繼密率本軍赴援梓州

梁張存敬為右騎都將唐光啟中李罕之會晉軍圍張宗奭於盟津太祖遣丁會葛從周存敬同往馳救存敬引騎軍先犯虜騎諸軍翼之虜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牛存節為宣義軍小將唐文德元年夏李罕之以并軍圍張宗奭於河陽太祖遣存節率軍赴之屬歲歉饑餽不至村民有儲乾糶者存節以器用錢帛易之以給軍食大破賊於沮河罕之引衆北走存節後為宿州刺史淮賊大至彭城存節乃以部下兵夜發直趣彭門淮人

訝其神速震恐而退諸將服其智識開平二年王師敗於上黨晉人乘勝迫澤州城將陷河南留守張全義召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龍武羽林等軍往應接上黨師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雖不奉詔旨然要害之地不可致失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啣枚夜至澤州晉軍焚營而退

葛從周為兗州留後唐光化元年正月淮南楊行密舉奉天之師寇徐州幽州劉仁恭又舉十萬衆攻陷其郡

從周自山東馳救魏壁入上萬歲亭下遲明燕人突上
水關攻館陶門從周與賀德倫李暉馬言騎五六百人
出壁外謂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下柵闔焉與
德倫等殊死戰燕人大斲擒其將薛突厥王鄒郎等翌
日乘勢統諸將張存敬齊奉國程暉等連破八寨襲至
臨清擁其師于御河溺死甚衆恭走滄州

范居實為左神勇軍使開平元年命居實統軍以解澤
州之圍

楊師厚為潞州營都招討使時晉王與周德威丁會符存審等以大衆攻晉州甚急太祖遣師厚帥兵援之軍至絳州晉軍扼蒙坑之險師厚整衆而前晉人乃徹圍而通

康懷英開平三年為陝州節度使西路行營副招討使逆將劉知俊叛入鳳翔宋文通地褊不能容遂藉兵知俊以窺靈武且圖牧擾之利韓遜馳驛告急乃命懷英率諸軍逼邠寧以緩朔方之寇知俊不果入懷英使奏

十二月二十八日逆賊劉知俊自靈武抽回取涇州路
入鳳翔

王檀為潞州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
仁與晉人戰於栢鄉王師敗績河朔大震景仁餘衆為
虜騎所追檀戒嚴設備應接敗軍助以資裝獲濟者甚
衆

李振為天雄軍節度副使乾化元年二月戊午晉軍圍
魏州軍於南門庚申振與杜廷隱等自楊劉口偷路夜

入鄴城晉軍乃解圍而退

寇彥卿末帝貞明初授鄧州節度使會淮人圍安陸彥卿奉詔領兵解圍大破淮賊而回

後唐李嗣昭少從武皇征伐精練軍機唐乾寧初王珂王珙爭帥河中珙引陝州之軍攻珂珂求救於武皇乃令嗣昭將兵援之敗珙軍於猗氏獲賊將李璠等四年改衙內都將復援河中敗汴軍於胡辟堡擒汴將滑禮史儼為武皇帳中親將乾寧中與李承嗣率騎渡河援

兗鄆時汴軍雄盛自青徐兗鄆柵壘相望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十騎直犯營壘左俘右斬汴軍為之披靡

周德威為晉陽衙將天祐三年幽州求援德威與李嗣昭合燕軍五萬攻潞州降丁會明年正月授德威檢校太保代州刺史督內外衙蕃漢馬步諸軍六月梁將李思安寇潞州下夾城以絕援軍武皇以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應援潞州二年之間大小百戰五年四月二十

四日從莊宗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軍營橫碾距潞州四十五里五月朔晨霧晦暝王師伏於三垂岡翌日直趨夾城斬關破壘梁人大敗解潞州之圍莊宗南伐德威聞劉鄩西寇晉陽自幽州帥騎千人赴援至土門關聞賊東下信宿至南營知劉鄩在京城其夜選十餘騎逼賊營擒賊斥候者詰其軍所向因斷其腕令還賊見之大駭遲明德威畧賊營而過至於臨清劉鄩起軍駐貝州德威帥前鋒設伏於河上詰旦獲十餘騎而

還時帝出師屯于博州劉鄩營堂邑德威自臨清率騎
五百人赴堂邑賊聞德威之來乃伏兵桑下德威不之
察摩壘挑戰俘斬百餘級而還賊自桑間歛起衆軍大
駭德威控弦接戰數十合既而賊軍大至德威稍却且
戰且行與賊轉鬪五十餘里會日暮兵解

李嗣本唐光化中累歷右職天祐四年李思安寇潞州
築夾城從周德威將兵赴援擒生斬將歲中數千計五
年破夾城

張承業為莊宗監軍天祐五年六月鳳翔李茂貞邠州楊崇本會西川王建之師五萬攻長安汴將同州刺史劉知俊偽西京尹王重師以兵逆戰於漢谷邠岐不利而退時岐州會兵於我莊宗及承業會之

李嗣肱為三城巡檢知衙門內事天祐七年周德威援靈夏党項阻道音驛不通嗣肱奉命自麟州渡河應援德威與党項轉戰千里合德威軍

李存審為蕃漢總管副使天祐八年存審以三千騎屯

趙州九年梁人攻藪縣又與史建瑋赴援下博梁人驚亂燒營而去

李紹衡為周德威騎將天祐十年正月乙巳梁將楊師厚劉守竒率邢洺魏博徐兗汴滑之衆十萬大掠鎮冀師厚自邢州栢鄉攻王門逼趙州庚戌至鎮州營於南門外燔其闕城士子史建瑋自趙州領騎五百入鎮州是日王德明亦自西山入師厚知其有備自九門軍於下博劉守竒以一軍自貝州入掠冀州衡水阜城與師

厚會所在楚蕩廬舍驅虜人物陷下博城我趙州戍將
李存審史建瑋兵寡不敵周德威令紹衡會存審徵鎮
州大將王德明兵同襲賊乙丑王鎔遣使告急於德威
分兵赴援師厚守竒自弓高渡御河而東寇滄州張方
進懼請歸河南師厚表為青州節度使以劉守竒代之
而旋

石嘉才為李嗣昭騎將天祐十三年梁將劉鄩既敗據
滑州梁主名之不至是月梁遣別將王檀率衆五萬自

河中入陰地寇我晉陽昭義李嗣昭遣嘉才率騎二百
赴援賊方至營壘未成城中有故將安金全率驍騎夜
出薄之賊衆大潰俘斬而還賊人自是膽破

李建及為魏博內外衙都將天祐十六年汴將賀瓌攻
德勝南城以戰船十餘艘竹竿維之扼斷津路師不得
渡城中矢石將盡守城將氏延賞危急莊宗置金帛軍
門召能破賊船者津人有馬破龍者能水游乃令往見
延賞延賞言危窘極矣所爭晷刻時棹船滿河流矢雨

集建及披重鎧執稍呼曰豈有限一衣帶水縱賊如此
乃以二船實甲士皆短兵持斧徑抵梁之戰艦斧其竿
又令上流具甕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須臾煙
焰騰熾梁軍斷纜而遁建及入南城賀瓌解圍而去

李存賢為慈州刺史天祐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
命存賢率師赴之十九年汴將段凝軍五萬營臨晉蒲
人大恐咸欲歸汴或問於存賢曰河中將士欲拘公降
於汴存賢曰吾奉命援河中死王事固其所也汴軍退

以功加檢校司空

李嗣恩年十五能騎射事武皇帳下以戰功為馬軍都尉救應河府賊出不備彎弧盜寇應弦斃者甚衆稍中其口酣戰未解及退莊宗親撫其傷深加慰勉

石君立為李嗣昭前鋒敵人畏之王檀之逼晉陽也城中無備安金全驅市人以登陴保守不完時莊宗在魏博救應不暇人心危懼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暮至王檀游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徑至城下

馳突斬擊出入如神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是夜入城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殺於外遲明梁軍敗走晉張彥珂為副都指揮使高祖天福七年二月同州奉鄜延州書報勾抽兵士同共殺戮逆黨已差彥珂部領兵士八百人赴之

周廣友為鄜州衙內都指揮使天福七年二月鄜州周密奏差男廣友部領馬步兵士二百人往延州救應殺戮逆黨却回到州

漢史弘肇為許州節度使克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會王
守恩以上黨求附契丹命大將耿崇美率衆登太行欲
取上黨高祖命弘肇以軍應援軍至潞州契丹退去

李彥從為左飛龍使鎮州逐寇之際請兵于朝廷高祖
令彥從率軍赴之

郭瓊為沂州刺史隱帝乾祐三年密州刺史王萬敢奏
奉詔領兵入海州界至秋水鎮俘掠焚蕩更請益兵詔
瓊率禁軍赴之

陳思讓為淄州刺史乾祐末湖南上言朗州馬希萼引
五谿蠻及淮南洪州軍來攻當道望量差兵士於淮境
牽引帝遣思讓令領軍入淮南界以便益進用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傳檄

三代而上重乎文告春秋之際尚乎辭令其後司戎旅而專討伐者乃有馳檄版飛羽書以暴揚其過惡張皇其威武使忠義奮發而邪謀沮壞亦乃諭以去就之理陳夫逆順之狀俾之改圖易轍轉禍為福開其自新之

路成乎不戰之績蓋以傳布遐邇誕告士民使其不獲已而用兵非無名而黷武者矣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

攻聊城

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

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

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

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
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
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
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
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
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
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
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

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
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

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

此事去長平十年

以萬乘之國被

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
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
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
矣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
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

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
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
於齊手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
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
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
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
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鄉里不道
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

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同名矣

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間罵奴曰臧

罵婢曰獲

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

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

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

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

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擒將矣曹子棄

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

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

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
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
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
之名棄忿惰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
名與天壤相敝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
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
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
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漢翟義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子嚴鄉侯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

後漢隗囂字季孟王莽末季父崔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推囂為上將軍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割牲而盟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

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

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

大夫屬正屬令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

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

悖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

書

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

欺惑衆庶震怒上

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

大風毀莽玉路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王莽乃曰

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臨為太子以為祥應也戲弄神祇歌頌禍殃

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書朱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代隗囂以楚越多竹

故引以為言也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畧舉大端以喻吏民蓋

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

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說亂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

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侯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

號咷而後笑宜乎嗟告天以求救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昔秦始皇毀壞

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

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謚法而莽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

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

一改元布告天下 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

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

絡猶經絡也謂莽分斥郡縣斷割疆界也

田為王田

賣買不得

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規錮山澤奪民本業

莽制名山

大澤不得採取 造起九廟窮極工作

莽九廟一曰黃帝大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

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祖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祖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飾

以金銅瑀文窮極百工之巧工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發塚河東攻劫丘隴此

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

口語赤車奔馳

續漢志曰使車赤轂白蓋赤惟從騶騎四十人也

法冠晨夜寃

繫無辜

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

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

除順時之法

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作不順時之令春夏斬人此為不

順時之法灌以醇醢列以五毒

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

薤政令日變官名月易

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

其故吏人不能紀也貨幣歲改

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

莽患之下書請挾五銖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吏臣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

窘號泣市道設為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謂

六也皆令縣官增重賦斂刻剥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

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筭筭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使為姦於外貨賄

為市浸漁百姓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莽時

闕東大饑蝗人犯鑄錢五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

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饑

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

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分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為侯其王即怨怒不附莽諷牂牁大尹周歆詐殺邯邯

弟承起兵

攻殺歆 西侵羌戎東摘濊貊

摘擾也西羌靡恬傳暢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

郡遂反攻西海太守程永莽又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郡彊迫之皆亡出塞為寇使四境之外

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

瀕涯也滌蕩也蕩地無遺

也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

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

孤婦女流離繫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

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

顛踏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

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

歆衛將軍王涉

涉曲陽侯根之子也

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

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

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

今山東之兵二

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雒據敖倉守函谷威命

四布宣風中岳

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雒陽

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

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

四夷復其爵號

莽貶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曰下句麗今皆復

其爵

然後還師振旅橐弓臥鼓

周禮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

戈載橐弓矢橐
韜也臥猶息也

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百姓

襁負流亡責在君上
既安其業則無責也

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

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

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于向諭以

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

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

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丁綝為偏將軍從光武征伐綝將兵先渡河移檄郡國

攻營畧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伐蜀漢而夾川穀少水險難漕運

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

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璽書

拜駿為威虜將軍

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元軍夷道自引兵

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

津鄉縣名所謂江津當荆揚之喉舌

喻告諸蠻夷

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

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

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

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

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

伐

張隆遣子暄將兵詣彭助征伐光武以暄為率義侯

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

耿恭為戊巳校尉屯車師後王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

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

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

子

袁紹為冀州牧遣鞠義及劉虞子和與虞故從事鮮于

輔等合兵擊公孫瓚瓚固守易京攻之連年不能拔紹
乃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
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
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
明驗耶豈悟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
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
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
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

自逸矜其威詐謂天固可吞雄豪可滅果令貴弟殞於
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
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逞
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
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
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
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隼譔福
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

蟲賊以焚蕪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
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
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
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
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
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于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
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
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

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
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
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
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足下
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
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
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
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

梁出兵平討會勦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往大軍分兵
撲蕩此孤兵之前行及界橋塞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
始聞足下鑄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
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
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
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德並喪
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網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
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

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
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
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及紹擊破瓚定幽土每得詔患
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公徙都郵城曹
公拒之紹乃簡精兵十萬攻許宣檄州郡曰蓋聞明主
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
柄專制朝命威福繇己終有望夷之禍汚辱至今及臻
吕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

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
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
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官徐璜并作妖孽鬻餐放橫
傷化虐民父嵩乞丐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輸貨權
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閣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
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
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
故遂與操參咨策畧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

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屣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
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
以偏師獎賊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
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
才俊秀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臬縣之
戮妻奴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
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
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

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
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充土之民而有
造於操也後會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
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
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僚敗
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繇心刑戮在口所愛
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被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
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克員品而已故太

尉楊彪歷典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
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恣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
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舍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
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候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
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
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
發丘中郎將模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
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以細政苛

慘科防互設繒繳克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
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古
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
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
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雄
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
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
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

不果屯據教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
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
黃育獲之才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
深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
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而沃燹炭
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
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
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

勗哉

馮異為偏將軍從光武平河北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

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

東觀記僑字作矯

將兵號

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雒陽光武將北徇燕趙

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

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

孟地名古今以為津

統二郡軍河上

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

以焰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

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出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

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

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

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軾字言軾與更

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

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時更始大臣張卬申屠建隗囂等以赤眉入關却更始歸南陽

是大臣乖離故也四方分離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

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

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
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
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
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
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雒陽將
軍鎮孟津俱據機軸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
在物之要故取喻焉千載一會
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
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闕拔上

黨兩城

天井關在太行山下

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及諸

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

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

續漢書曰士鄉亭名屬河郡

大破斬勃

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
魏張既為涼州刺史西平麴光殺其郡守既乃檄告諭
諸羌為光等所誣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
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

鍾會為鎮西將軍討蜀再破蜀軍蜀將皆退守劔閣會

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離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冀行天討征西

雍州鎮西將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
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
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
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
之政故畧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
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
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
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

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
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敵
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
之民此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
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
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
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死往者

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
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逼擒獲欽二子還降
皆將軍封侯咨預聞國事壹等窮蹶歸命猶加盛寵况
巴蜀賢豪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
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
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
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
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

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孟達為蜀宜都太守與先主養子劉封忿爭不和達懼罪忿怨率所領降魏文帝遣夏侯尚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疎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懼禍孝子抱仁以蹈難種高白起孝已伯竒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

變之於父也勢利所知改親為讎况非親親乎故申生
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
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
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車之號遠
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
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
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伯重耳踰垣卒以克
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

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懼亂禍之興作
未曾不繇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
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間其發若踐機耳今
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
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
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
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
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

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
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
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
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
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
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
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

晉石包都督揚州諸軍事司馬文王遣符邵孫郁使吳

苞令參軍事孫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見幾而作周易所
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繇生
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
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
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
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灾釁並興豺狼抗爪牙
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繇是九州絕貫王綱解紐四海
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尅寧區

夏協建靈符大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
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
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
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
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於吳
會自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
輾轢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
城池不守枹鼓暫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

大荒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欵附自此以
降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
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
遭時擾攘潛播江表蜀主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
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茲四紀兩邦
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
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
桓志勵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

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畧神授偏師同心上
下用力凌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
江由則成都自潰躍兵劔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
郡三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
琳重錦克於府庫韓并魏徙號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
之表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附願為臣妾外失
輔車唇齒之援內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
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為彊殊不知物有興

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雋乂盈朝武臣猛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修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剡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眷眷未便電發者猶以為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錫追慕南越

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魏藩
方功顯報隆於日矣若猶侮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雲
會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
荆揚兗豫爭驅入衝征東甲卒武步秣陵爾乃王輿整
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龍旂曜路歌吹盈耳
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
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嗣淪覆取戒萬世引領
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

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跗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劬等至吳不敢為通

華譚為東海王軍諮祭酒會陳敏據江東命僚佐以已為大司馬楚公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効而本性凶狡素有識達貪榮

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
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
人神所不佑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
屈節附逆義士所恥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
首燕庭况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
臣而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
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恥為秦臣君子
義行同符千載遙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

一代雖奮竒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氣雄志存中夏臨
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主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慈母
仁明之教外仗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
全之旅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山然兵家之興不出三
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弟頑冗
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
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坐俛首
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即綰紫百寮垂纓雲翔鳳

闕廟勝之謀潛運悻惺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
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
津汎舟涉步瓜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業而諸賢何顏
見中州之士耶小寇隔津音符道濶引領南望情存舊
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
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紀特
隆令伯義聲親友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
籍如其不爾亦可汎舟渭汭擊楫清歌何為辱身小寇

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為同志今已殊域往為一體
今成異身南瞻長江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
榮等得書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竟破敏斬
之

苟晞為鎮東大將軍領青州時懷帝怒東海王越專權
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
庶之困當賴方嶽為國藩翰公威震赫然梟斬藩

公師藩

桑汲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

用委成加以王彌石勒為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介小節稽遲天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剪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薦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湮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尅

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
李暉陳午等救護諸軍州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
陷河內太守裴整為賊所執宿衛缺乏天子蒙難宗廟
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以為先王選建
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楫不
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宣力本
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
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

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疑
破瑯琊北攻齊地苟純城守疑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
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銳與賊
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疑追至東山部
衆皆降疑晞單騎奔高平

温嶠為平南將軍江州刺史鎮武昌祖約蘇峻反京師
傾覆嶠自武昌推征西將軍陶侃為盟主赴難列上書
陳約峻罪狀移檄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

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
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
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
將軍郭默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
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
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
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能殉難
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慚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

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為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按劍秦廷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歎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

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
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羣賊今雖殘破
都邑有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為賊用祖約情性偏阨
忌尅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親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
表興義以抗其前彊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
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
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勲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
金同稟規畧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

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
高標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
僕致其私仗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無德而致之
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
重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
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
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忠為令
德為仁繇已萬里一契義在不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

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
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尅後
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
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
成敗之絲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
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於仁公當如常山之
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
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

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
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
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
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
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
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
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
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

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

孔坦為侍中成帝咸康元年石聰寇厯陽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戎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

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難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
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跼躄豺狼之穴朝廷每假
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
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灾蘭艾同焚賢愚所歎哀矜勿喜我
后之仁大赦曠廓惟李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
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
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
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

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况身嬰之人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闕右之衆輔河內之卒申威趙魏為國前驅雖竇融之保河西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為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啟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戒嚴水陸齊舉能罷踊躍齟噬爭先鋒鏑一交玉

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
不敏誠為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
鮮不後恨自求多福惟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
皆懷恨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五